

2020春新加坡国立大学交流小结

2020-07-22 18:37:04

2020春的出国交流对每一个同学来说都是一段特殊的经历，疫情的来袭让这段时光少了些许乐趣，但也多了几分锻炼与认识。

一、坡县的气候

2020年1月8日，在期末季结束的当天我便急匆匆地拎起行李飞向了坡县，至今我还记得刚到NUS宿舍打开笔记本看到的还是前一天刚考完的PPT，还好对新生活的期待压抑住了我对无缝衔接的学期的绝望。

我对新加坡的第一印象是“闷热”，也许是飞机上没睡好，也许是新加坡这边刚刚下了场雨，我这个北方人在第一天就濒临中暑，萌生了回国的想法，好在休整几天之后便渐渐适应了坡县的气候。整体来说坡县的气候还是比较舒适的，365天恒定30左右，不会像北方内陆城市一样夏天动不动就40，而且出行多靠校车和地铁公交，来到室内冷气也充足，所以即使身处赤道也并没感到与上海有太多不同。坡县不时下雨但在学校内行走的路线很多都设有雨棚，即使忘带伞，出门上个课还是可以比较从容的。本计划趁着在新加坡的夏日时光在游泳馆里精进一下还没学太会的自由泳，结果被打乱了来之前的很多想法。

二、疫情

2020年1月24日，大年三十，此时疫情在国内已经开始发酵，一起来的几个人计划在牛车水（China Town）吃一顿年夜饭，所以跑到超市买了一盒医用口罩和当天最后一批的N95，谁知从此以后我与坡县清新的空气之间就永远隔上了一层口罩。



吃完年夜饭看完新年烟火表演后的合影

初到坡县的两个半月这边的疫情控制还是不错的，每天新增几例且都可追溯传染路径。政府对疫情也很是积极应对，疫情初期就把带独立卫浴和空调的宿舍楼腾空用于风险人员的隔离，人流量大的地方也在二月中旬都放置了免洗消毒液。负责的政府，为数不多的病例，以及疫情期间相对宽松的生活限制，都让我觉得新加坡的防疫态度应该被各国参考，所以出于对国内外抗疫形式的信心，在头铁出去玩了几次后就决定开始老老实实待在学校，等疫情结束后再好好地逛一逛新加坡。可谁知三月份国内逐渐解封，新加坡却开始随着欧美一起暴雷。所以一句话非常贴切，国内打上半场，国外打下半场，留学生打全场，一学期下来新加坡都没转完，更别说原本计划的东南亚之行了，无奈只好狂点肥宅的技能树。





生活中可见的一些坡县防疫措施

三、学习与生活

要说NUS的课程与复旦有什么区别，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单门课的课时了。在坡的本地人一般每学期选5门左右，我则是被Singlish劝退了几门非专业课后共选了三门课，其中日语课每周有两小时的lecture和四小时的tutorial，再加上完成每周的任务和准备口语课的时间，一周的日语学习差不多要占用10个小时，感觉NUS的一门日语1已经够复旦的日语1、2了，不过结果就是日语的学习非常充实收获颇丰。NUS的日语教学部据说是久负盛名了，日语课的主讲滨崎先生也是非常的平易近人，正宗的英语发音也成了我交流期间少有的慰藉。另外的两门专业课占用时间也大致是这个量级，本来计划旁听的一门粒子物理也因为老教授的口音被迫放弃（还不是听不懂的借口）。

这一个学期最让我感到收获颇丰的却不是学术，而是做饭！当看到宿舍楼每层都有一个设施齐全的厨房时我就眼前一亮了，只会做番茄炒蛋的我便自买了锅碗瓢盆柴米油盐开始了“学厨生涯”。土豆的花式切法，鸡蛋饼的百种搭配，以及不小心包成包子的饺子……一个学期的锻炼让我进化成了一个至少饿不死自己的肥宅，食材的采购需求让一个直男爱上了逛超市，回国后陪老妈逛超市再也不会烦躁。

四、总结

前面也大概是想到哪说到哪，这一学期的经历如若真的与好友谈起大概也能聊个一整天，诸如奇特的语言环境、多样的族裔构成等内容这篇小结说什么也是无法囊括了。最后就姑且陈列一些在坡县的照片结尾吧，虽说贯穿始终的疫情带来了诸多遗憾，但好在早期还是头铁了一阵的，不至于回国后什么也没留下。







